

小說月報叢刊第三十八種

法朗士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Anatole Franc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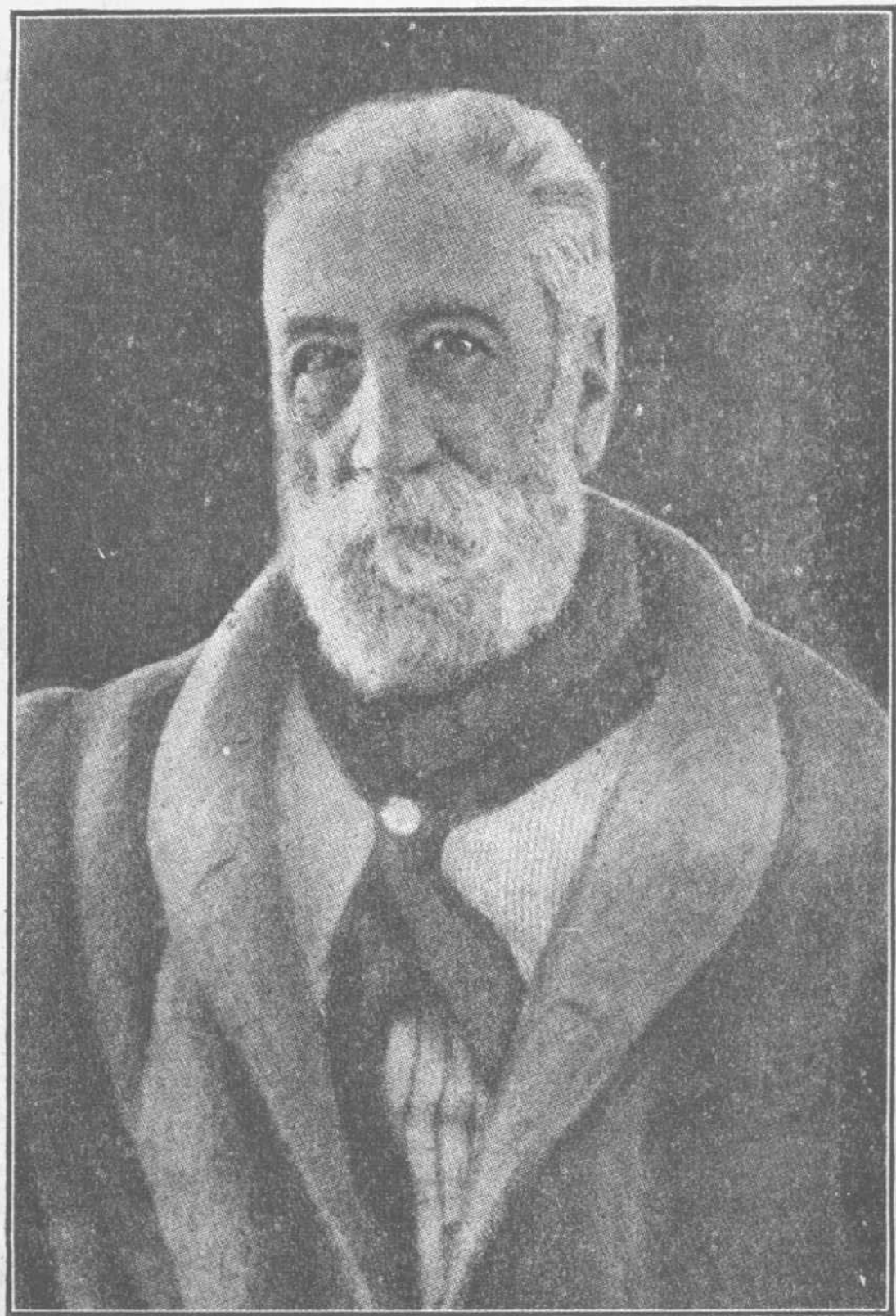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小說月報叢刊）法朗士傳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編輯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小說月報社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新嘉坡



法朗士像



士郎法之後死

目次

法朗士傳·····	陳小航（一）
勃蘭特的法朗士論·····	陳小航（一七）
法朗士逝矣·····	沈雁冰（六〇）
法朗士著作編目·····	（六八）

法朗士傳

陳小航

法朗士(Anatole François) 原名 Anatole François Thibault 一八四四年生於巴黎的弗祿特爾街九號。他的父親那爾法朗士斯博(Noël France Thibault) 是一個書賈。那時的法國書賈不單只是賣書釘書，還要能夠評書，所以老法朗士也是個文學通人，巴黎的文人和鄉間的名士時常來他的鋪子裏談論文學，我們的文學家法朗士是在這樣的一個書鋪裏長大的。

他的幾部書裏都描寫得有他的少年時代的回憶。他的小說裏時常遇見老書鋪和書呆子們的寫真。在我的朋友的書裏，讀者就能看見法朗士早年的幾面了。這些印像描繪得非常生動有趣，我們在紙面上感覺得作者人格的可愛。

他是一個非常靈敏而溫厚的青年。他的頭很大，眉很寬，額骨少平，脣肉緊閉，

下顎微低，而眼睛却神采奕奕。他自述說：『我算不得是一個好看的青年。這事使我失掉許多和婦女親近的機會。我極愛美麗的婦女，她們的影響足以使我失掉我的一切能力，而我所親近的那些，却醜得可怕……自然和命運這樣薄待我，當初我只好「自憐」了……隨後我才知道：我的朋友의 模樣雖然比我好看，而生命却給我一些他們所想不到的樂處。他們的言語粗鄙無味，神氣跼蹐不安，便是明證。我的心懷坦蕩，他們却不然；我的思想敏捷，而他們却很呆板。於是我斷定：我縱然真是不好看，而那些長處已足夠補償這個缺陷了。當我的朋友們感情激越的時候，我却從容不迫，當他們爲感情所苦的時候，我却怡然自得，這是很知道的。他們嫉妒、仇恨、野心。我却寬大而和平；我不知道甚麼是野心。我沒有理由把我自己期許得太高。熱烈的感情是造成偉大人物所不可缺少的，而我却没有這種質素。』 (Dial, Nov., 1921, pp. 561-562)

Pierre Nozière 一書是他的少年的自敘傳。

在斯坦尼士拉高等學校 (Stanislas College) 時代，他沒有甚麼出色的表現，不像別的含苞未放的天才一樣。他不以學校功課爲意，而終日幻想自娛。他往往獨自出神。他讀了色維提和偉大的軍旅之後，他在院子裏慢慢地踱來踱去的想『我們已經得到宣戰的通告了。我滿腔忠憤……出發了。我們騎着馬；道路從脚下飛過，無邊的郊野、山谷、森林、岩石、河流，敵人來了。打戰。捉住俘虜。我很好的待遇他們，看護他們的受傷像我們受傷一樣……我是一個體面的官……我們遇着敵人的一個將軍的太太，非常美麗；那將軍對她很野蠻，她不愛他。我們很是互相愛敬。敵人打敗了，他們全都變成我的好朋友。』

第二早晨，我疑心這段軍旅生活好像是真有的事。』

當他在高等學校分科升級的時候，選入文科呢？理科呢？引起許多煩重的疑

團，『因為科學離開文學是機械的、冷酷的，而文學離開科學是空虛的——因為科學是文學的基本材料。』但是，愛美是他的內具的傾向，而早年又周旋呼吸於文藝空氣之中，他當然的投身於文學了。

他精研希臘、拉丁的古文藝，中古時代的文藝；而尤熟悉於宗教史。十八世紀的思想家笛特羅（Diderot），弗祿特爾（Voltaire）於他有莫大的影響。他說，『笛特羅無限的啓發我……弗祿特爾的悲劇使我興奮。』他反抗強權和暴力的精神大半淵源於這兩位思想家。

一八六八年他的最初著作尾尼的研究（Alfred de Vigny）出版。

一八七三年他的 Les Poemes dorées 詩集出版，大引起巴勒生派（或高蹈派）的注意。所謂巴勒生派（Parnassiens）乃以科學精神敘古代事實的寫實詩派，當時的領袖是里斯勒（Leconte de Lisle）。

一八七六年 *Les Noces Corinthiennes* 詩集出版，頗得孟地士（*Catulle Mendes*）和里斯勒諸人的稱譽。而少年詩人法朗士對於老前輩里斯勒頗有不恭的處所，所以他們倆弄得很不對。一八七四年他在參議院圖書館有一個位置，卒至因為里斯勒的緣故，不久就辭職了。但是，那時巴黎時報載有一篇孟地士的評論，對於法朗士的 *Les Noces Corinthiennes* 詩集很說了幾句恭維話，爲法朗士吐氣。

一八八一年龐那德的罪犯（*The Crime of Sylvestre Bonnard*）出版，一時傳爲傑作，有六種文字的譯本，從此法朗士在巴黎文學界就成爲一個重要角色了。

一八八六至一八九一年間法朗士和格拉里提（*Jules Clartie*）在巴黎時報專作文學評論，後來，這些論文集成了四卷，叫做人生文學（*La Vie Littér.*）。

aire)。他的批評和別的批評家不同，也可以說是他的批評不是批評的正軌。但是他的文章優美，學問淵博，那四卷書自有牠們的價值。丹麥的大批評家勃蘭特說，嚴格的說，法朗士算不得一個大批評家。其實，法朗士自己早就這樣說過了。法朗士很討厭「教授式」的批評，把作者當作學生一樣的批駁。他的批評不像他同時人布魯那特（Brunetière）那樣「客觀」，而他也不承認有所謂客觀的批評。然而他的批評却比布魯那特更能令人誠服。

當一八九〇年推斯（Thais）出版。在這書裏，法朗士對於教會史和古物學的智識開出極盛大的花。推斯是一個亞歷山大的妓女，美麗而非常狡猾。後來，斯巴得的隱居聖徒白弗尼圖把她感化下來了，她願皈依天主。而卒竟這魔鬼把那修道士的半生道德修養喪失乾淨了。當法朗士描寫她如何誘惑他的時候，真足以使人心魄振動。使弗羅貝爾來見着，不知要如何稱贊哩！那墮落的修道士戀

愛推斯，而推斯死了，他就像失了靈魂一樣的漂泊世間。

一八九二年螺鈿盒子(L'Etui de Nacre)出版，這是一本歷史的傳奇小說，也是法朗士的代表著作之一。

一八九三年 La Rotisserie de la Reine Pedauque 出版，書中主人甲克斯是一個廚子的兒子，腦力極其健全。他佩服道士戈依那，願作他的門徒。甲克斯崇拜造物者，和他所創造出來的東西；而尤其愛婦人、酒、歌曲。他愛吃愛喝，而又是一個幽遠高明的詩人。書裏還有一個會玩魔術的星相家，一個懂希伯來法律的老猶太人，都寫得逼真。而戈依那是這般有生氣，須要另一部書去發表他的意見；所以法朗士接着又作了一部戈依那的意見。這書是假託戈依那的門徒甲克斯編輯他的老師的語錄的。戈依那懷疑於玄學、道德、宗教、科學、美學、政治；主張伊壁鳩魯的快樂主義；譏笑、憐憫人類的愚蠢；而深同情於不幸者和貧民。從許多地

方看來，戈依那確乎是法朗士自己的化身，戈依那的思想便是這時的法朗士的思想。

一八九四年紅百合出世，有一個書中人說，『拿破崙的性情魯莽而輕躁；他只認得武力——世人多半如此。他的幻想也就是人們的幻想。他很愛闊氣。他喜歡舞刀弄劍的表示有本領；像個好兵那樣老實。英雄的偉大，大概就在乎此，所以他是個真英雄。他的腦子永遠勝不過他的手——小而好看的手，挫磨世界的手。拿破崙沒有內心的生活……他的生活完全是由外入內的。』這是法朗士對於這位代表人類戾氣的狂夫的意見。

一八九五年所作的伊壁鳩魯的花園和一九〇五年所作的白石之上都是抒寫他對於宗教、政治、科學、社會生活的見解的。這些見解誠然有些奇僻異樣。但是法朗士究竟是個文學家、藝術家，須從藝術的觀點上來看他。他以為：我們的地

——『一個算不得甚麼的小星球』——是一點浮游於空際的泥團，牠面上的居民不過是些骯髒而渺小的微塵，他們的行動在無邊的大宇宙裏全不值得甚麼。他用地質學的、天文學的、數學的理論來說明人類的渺小，生存的微末。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接受法蘭西學院的邀請，去做會員。

法朗士已往的生活是一個風平浪靜的文學家的生活；藝術上雖多所成就，而思想則趨於守舊而空疏。勃蘭特說，『外面的鼓勵對於他是必要的，』他平時很懶散，但一有所鼓勵，他便活躍起來了。鼓勵他的是他的一個很好的女朋友。紅百合裏敘述那位女主人對於著作家維士說，『她以維士爲她的朋友中的一個真聰明人。她在他的著作未得名以前，就很賞識他了。她愛他的深微的刺諷，智慧的矜驕，有才能——這些都是成熟於靜寂之中的。』這位女主人就是鼓勵法朗士的那位女朋友。

一八九七年法國發生一個大風潮：國家黨排斥法國的猶太種人，誣陷猶太種人陸軍大尉杜列菲（Dreyfus）賣國，說他把祕密軍事地圖賣給德國人了。那些深中了自私和愚昧而誇大的愛國主義的毒的法國人（弗祿特爾註「愛國主義」云：『自私和愚昧而誇大的結合，』聽說是賣國，全都不問個爲甚麼的咆哮起來了。軍法會審之後，杜列菲得了流刑的處罰。自然主義的大小說家佐拉（一八四〇——一九〇九）深知此事的原委，很替他不平，作了許多文章來喻解羣衆，指責政府，並且組織了一個杜列菲社。這件事牽涉了許多法國文人，有的攻擊左拉，有的幫助他。法朗士一向是憎惡佐拉的，因爲他太過輕蔑人道了，可是這一回不同了，他盡力幫助佐拉，以至得罪了許多好朋友。後來，杜列菲事件算是得個公平的解決了。現世史中的法朗士的化身波日勒爲杜列菲事件被羣衆用石片打碎他的玻璃窗，就是寫那時的情形。

法朗士經過這次事變之後，思想上起了變化了。

我們在現世史 (Histoire Contemporaine) 裏遇見一個新法朗士了：拋棄巴勒生派的態度而成爲一個無強權主義者。此後他對於人性更能多分了解，並且常常挺出身子來做主持正義的好漢。現世史很有社會學、羣衆心理學的意味。他的這種變化，許多人以爲很奇怪，因爲他的理論方面似乎常與實行的事相矛盾。但是他自己說了：『十八世紀的精神啓發我……那些哲學家教我反抗強暴，教我信愛自由……我能夠把這些精神適應於現世……僅只有少年人才這樣野心的想說：思想上還有未曾發現的境界，批太哥拉（希臘古哲）知道這個：我們的思想全都是過去已成的分子的重新排列……我毫不懷疑於革命……當我盡力於「未來的人道」、「平民的將來」、「第四階級」、「革命」的時候，我不過是把反抗教權的方向變了罷了。』(Living Age, Jan. 7, 1922, pp. 13-14)

法朗士仇恨強權，嘲罵苟安的懦夫，所以他說：『我們今日道德墮落的總根源就是「沒氣力」』

法朗士的藝術生活並不因此而有所間斷或妨礙，他以後越老越少壯，每年都有一兩部名著出世。法朗士的著作大概可以強分為三類：幻想的，哲學的，寫實的。然有幾部書裏這三種質素却是等量並重的，如龐那德的罪犯。

法朗士說，『讓我們承認了罷，我是一個哲學家。』法朗士無所不用其懷疑，甚至懷疑到他自己的消極的結論。他的化身波日勒，戈依那把玄學、宗教、道德、科學……懷疑得很厲害。但是法朗士不承認懷疑是他的哲學的根本——雖然大家全都如此說——他也不答辯，他却說，『我是一個知道怎樣用世間的好東西來滿足我自己的哲學家。』他說：『我常常相信：理性之物所唯一要做的是尋求快樂。』那末，法朗士是快樂主義的哲學家了。但是，他怎樣來滿足他自己呢？用世